

四部叢刊

皇明文衡三

Z121/070:1 (334)

334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153927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無錫教育學院
圖書館藏

皇明文衡

三

卷六十二至卷一百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六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初編(三三二—三三四)

皇明文衡(三冊) 明程敏政輯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影印廠印刷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二

行狀

故誠意伯劉公行狀

黃伯生

祖庭槐字尚德追封永嘉郡公祖妣梁氏追封永嘉郡夫人
父燭字如晦追封永嘉郡公母富氏追封永嘉郡夫人公諱
基字伯溫世爲枯蒼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
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音氣決疑義
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
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卽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
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
舉授江西瑞州府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
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閱書

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名發姦擿伏不避強禦爲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爲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家衆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讐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爲職官掾史以讜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爲江浙儒學副提舉爲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爲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

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且曰欲累我族戚乎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原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期之方谷玠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為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卽與元帥納隣哈刺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寇復辟公為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儀招捕以為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者宜捕而斬之餘黨脇從誑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却不受執前議益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子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谷玠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為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輩羈管公于紹興公發

憤慟哭嘔血數升欲自殺家人葉性等力沮之門人密理沙
曰今是非混淆豈公自經於溝瀆之時耶且大夫人在堂將
何依乎遂抱持公得不死因有痰氣疾是後方氏遂橫莫能
制山越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
好事者游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
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
復以為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本
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畧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
績奏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由儒學副
提舉格授公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聞是命下率皆解體勅
書至公於中庭設香案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今朝廷以
此見授無所宣力矣乃棄官歸田里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

虞遂從公居青田山中公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爲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珎張仕誠輩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調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爲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參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爲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內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爲

宜逕拔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其城命公授方畧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衆以爲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一以饒信降

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陽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即歸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

上遣禮官律伴累使吊祭 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枯蒼
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
懼無所措會公至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公即發書金處屬縣
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
某處州平公至家營壘事時語所親以 上必當有天下之
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溫台明三郡
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公之舊
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公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 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即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日公
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
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

擒也。比三日，驚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迸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仕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仕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旣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仕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

上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爲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

參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

上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為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

上有血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

至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

公言捷至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熒惑

守心群臣皆震懼公密奏上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卽以公護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上從之張仕誠平後張景

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為娛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為趙高也上頷之景色動知公得其

情也乃使齊翼嚴等伺察公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景先事

受誅及司天臺災翼巖因爲書言之於上其事多公平曰

密聞於上或上使爲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泉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爲

上言李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

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

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

勝彼者如臣駕鈍尤不可爾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

中丞適中丞章公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粮比宋制畝悉加五

合上特命青田縣粮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

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然

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賁奏詣行在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旨卽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比上回京李公懇之公乃求退上命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願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上手詔叙公勲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勲州公至京師

上賚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

遂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强也 上欲相楊憲公與
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恠之 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大宰相
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
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 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
惟庸何如 公曰此小獷將僨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
逾於先生 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耐繁劇爲
之且孤 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
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
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璉捧表
詣闕謝 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西蜀表頌

上仍以文答之八月 上使尅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
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全國威已立自宜少濟

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其書藁并已前奏請諸藁公皆焚之莫能得其詳也初公言於 上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巡檢司守之 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温州界抗拒不服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逕詣 上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庸爲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搆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誅老吏訐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爲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 上聽遂爲成案以奏賴 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 上時已勅璉歸及奏上曰旣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